

花草蒙拾[清]王士禛撰

往读花间、草堂，偶有所触，辄以丹铅书之，积数十条。程屯田强刻此集卷首，仆不能禁，题曰花草蒙拾。盖未及广为扬榷，且自鬼童蒙云尔。

○温韦非变体

州谓苏、黄、稼轩为词之变体，是也。谓温、韦为词之变体，非也。夫温、韦视晏、李、秦、周，譬赋有高唐、神女，而後有长门、洛神。诗有古诗录别，而後有建安黄初三唐也。谓之正始则可，谓之变体则不可。

○花间字法

花间字法，最著意设色，异纹细艳，非後人纂组所及。如“泪沾红袖マ”、“犹结同心苣”、“豆蔻花间<走坐>晚日”、“画梁尘マ”、“洞庭波浪晴天”，山谷所谓古蕃锦者，其殆是耶。

○飞卿妙语

“蝉鬓美人愁绝”，果是妙语。飞卿更漏子、河渚神，凡两见之。李空同所谓自家物终久还来耶。

○竹枝泛咏风土

竹枝泛咏风土。咏本意者，止见田艺蘅“白玉阑干护竹枝”四首耳，卓珂月以为正格，要亦不必。

○徐山民袭顾太尉

顾太尉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”，自是透骨情语。徐山民“妾心移得在君心，方知人恨深”，全袭此。然已为柳七一派滥觞。

○南唐词袭牛给事

牛给事“须作一生拚，尽君今日欢”，狎昵已极。南唐“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”，本此。至“檀口微微，靠人紧把腰儿贴”，风斯下矣。

○绝调不可强拟

绝调不可强拟，近张杞有和花间词一卷，虽不无可采，要如妄男子拟遍十九首，与郊祀饶歌耳。

○同能不如独胜

温、李齐名，然温实不及李。李不作词，而温为花间鼻祖，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耶。古人学书不胜，去而学画，学画不胜，去而学塑其善於用长如此。

○宋祁本花间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尚书，当时传为美谭。吾友公<甬戈>极叹之，以为卓绝千古。然实本花间“暖觉杏梢红”，特有青蓝冰水之妙耳。

○小宋奇遇

蓬山不远，小宋何幸，得此奇遇。丽竖燃椽烛，远山靡俞麋，此老一生享用，令人妒煞。

○彦回不失名士

“假使当时俱不遇，老了英雄”，舒王自负语也。仆则谓彦回幸作中书郎而死，故当不失名士。

○花间草堂之妙

或问花间之妙，曰：蹙金结绣而无痕迹。问草堂之妙，曰：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。

○子夜变体

“何处合成愁。离人心上秋。”滑稽之隽。与龙辅闺怨诗“得郎一人来，便可成仙去”，同是子夜变体。

○词语从诗出

词中佳语，多从诗出。如顾太尉“蝉吟人静，斜日傍小窗明”，毛司徒“夕阳低映小窗明”，皆本黄奴“夕阳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”。若苏东坡之“与客携壶上翠微”[定风波]，贺东山之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[太平时]，皆文人偶然游戏，非向樊川集中作贼。[二诗皆杜牧之。]

○词本诗而劣於诗

词本诗而劣於诗者，“笛声人倚楼”，止去赵倚楼二字，何翅效颦捧心。苕溪渔隐载曹元宠望月词“南楼何处，想人在长笛一声中”，视此差演迤有致。曹即以红窗迴擅名者。

○欧柳词本韩句

“楼上晴天碧四垂”本韩侍郎“泪眼倚楼天四垂”，不妨并佳。欧文忠“拍堤春水四垂天”，柳员外“目断四天垂”，皆本韩句，而意致少减。

○孙词本义山

孙巨源“楼头尚有三通鼓”，偶然佳兴。然亦本义山“嗟予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”。

○诗文妙诀

“生香真色人难学”，为“丹青女易描，真色人难学”所从出，千古诗文之诀，尽此七字。

○赵词胜岑诗

“重门不锁相思梦，随意绕天涯”与“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”同一机杼。然赵词胜岑诗。

○词语可互观

“载不动许多愁”与“载取暮愁归去，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”，正可互观。“双桨别离船，驾起一天烦恼”，不免径露矣。

○东风无气力

“东风无气力”，五字妖甚。如“落花无可飞”，便不佳。

○锤隐入汴後词

锤隐入汴後，春花秋月诸词，与“此中日夕，只以眼泪洗面”一帖，同是千古情种，较长城公煞是可怜。

○张安国雪词

张安国雪词，前半刻画不佳，结乃云：“楚溪山水，碧湘楼卜”，则写照象外，故知颊上三毛之妙也。古今词人咏雪，以柳絮因风为佳话第一。自羊孚赞陶渊明诗後，仅见此八字，银杯缟带，侗父刻画，与撒盐何殊。

○舒词语

“空得郁金香，酒痕和泪痕”，舒语也。锤退谷评闾邱晓诗，谓具此手段，方能杀王龙标。

渠辈手，岂不可惜。仆每读严分宜钤山堂诗，至佳处，辄作此叹。

○苏秦二公有子

“乱鸦啼後，归兴浓于酒”，苏叔党词也。“拟倩东风浣此情，情更浓于酒”，秦处度词也。二公可谓有子。李、晏家世，岂得独擅。

○阳居士释坡词

坡孤鸿词，山谷以为不吃烟火食人语，良然。阳居士云：“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断，暗时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独往来，无助也。惊鸿，贤人不安也。此与考诗相似云云。”村夫子强作解事，令人欲呕。韦苏州滁州西涧诗，叠山亦以为小人在朝，贤人在野之象。令韦郎有知，岂不叫屈。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，湖州诗案，生前为王、舒辈所苦，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。

○涪翁歇後语

“断送一生，破除万事”，涪翁忽作歇後郑五，何哉。

○杨升庵辨字

“薄雾浓云”，新都引中山王文木赋“薄雾浓”，以折云字之非。杨博奥，每失穿凿，如王右丞诗玉角与朱鬣马之类，殊堕狐穴。此字辨证独妙。

○一浸字妙绝

“皎月”“梨花”本是平平，得一浸字妙绝千古。与“月明如水浸宫殿”同工。

○坡公书扇词

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。”千古绝唱。秦歿後，坡公尝书此

於扇云：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高山流水之悲，千载而下，令人腹痛。

○欧石词工拙悬殊

“平芜尽处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”升庵以拟石曼卿“水尽天不尽，人在天尽头”，未免河汉。盖意近而工拙悬殊，不啻霄壤。且此等入词为本色，入诗即失古雅，可与知者道耳。

○易安用范词

俞仲茅小词云：“轮到相思没处辞。眉间露一丝。”视易安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，可谓此儿善盗。然易安亦从范希文“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”语脱胎。李特工耳。

○春晓亭子

“牛衣古柳卖黄瓜”，非坡仙无此胸次。近惟曹顾庵学士时复有之。绿杨杜宇，酒後偶然语，亦是大罗天上人。吾友蕲水杨菊庐比部，因此词于玉台山作春晓亭子，一时名士，多为赋之，亦佳话也。

○坡公轶伦绝群

枝上柳绵，恐屯田缘情绮靡，未必能过。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，髯直是轶伦绝群。

○坡词惊心动魄

“春事阑珊芳草歇”一首，凡六十字，字字惊心动魄。“为一声河满子，下泉须吊孟才人。”恐无此魂销也。

○范赵词

“堂上簸钱堂下走”，小人以蔑欧阳。“有情争似无情”，忌者以诬司马。至“谙尽孤眠滋味”及“落花流水别离多”，范、赵二钜公作如许语，又非但广平梅花之比矣。

○山谷咏茶词

草堂载山谷品令、阮郎归二阙，皆咏茶之作。按黄集咏茶诗，最多最工，所谓“鸡苏胡麻听煮汤。煎成车声绕羊肠”。坡云：黄九恁地那得不穷。又有云：“更烹双井苍鹰爪，始耐落花春日长。”此老直是笔有姜桂。仆尝取黄诗“黄金滩头锁子骨，不妨随俗暂婵娟”，以为涪翁殆自道其文品耳。

○欧苏平山堂词

平山堂一坏土耳，亦无片石可语，然以欧、苏词，遂令地重。因念此地稚圭、永叔、原父、子瞻诸公，皆曾作守，令人惶汗。仆向与诸子游宴红桥，酒间小有酬唱，江南北颇流传之，过扬州者，多问红桥矣。

○坡词豪放

名家当行，固有二派。苏公自云：“吾醉後作草书，觉酒气拂拂，从十指

间出。”黄鲁亦云：“东坡书兵海上风涛之气。”读坡词当作如是观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，无乃为髯公所笑。

○辛词磊落

石勒云：“大丈夫磊磊落落，终不学曹孟德、司马仲达狐媚。”读稼轩词，当作如是观。

○学稼轩堕恶趣

“车如鸡栖马如狗”，用古谣语，绝似稼轩手笔。至坡谓白曰逋逃两段，幼安作问答，虽亦从乌有先生亡是公来，则学稼轩而堕恶趣矣。“云中鸡犬刘安过，月里笙歌炀帝归。”好事者以为见鬼诗，此得不尔耶。

○吊柳诗

柳七葬真州西仙人掌，仆尝有诗云：“残月晓风仙人掌，何人为吊柳屯田。”

○南渡诸子极妍尽态

宋南渡後，梅溪、白石、竹屋、梦窗诸子，极妍尽态，反有秦、李未到者。虽神韵天然处或减，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。正如唐绝句，至晚唐刘宾客、杜京兆，妙处反进青莲、龙标一尘。

○史姜咏物绝唱

张玉田谓咏物最难。体认稍真，则拘而不畅，摹写差远，则晦而不明。而以史梅溪之咏春雪、咏燕，姜白石之咏促织为绝唱。近日名家，如程村咏蝶、咏草、咏美人蕉、白鹦鹉诸作，金粟咏萤、咏莲诸作，可谓前无古人。程村尤多至数十首，仆常望洋而叹。昔人谓八大家所以独雄唐宋，为其篇目众多，波澜老成也。仆于丽农词亦云。

○彭十咏萤词

仆每读史邦卿咏燕词“又软语商量不定，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开红影”，又“红楼归晚，看足柳昏花暝”，以为咏物至此，人巧极天工矣。近得彭十咏萤词，至“轻求战叶露，暗栖花蕊，乱翻银井。有时团扇惊回，又巧坐人衣相映”，又“随风欲堕，带雨犹明”，不禁叫绝，即令梅溪复生，抽毫拂素，何以过之。

○程村咏物词

程村咏物词甚富，略举一二，如落花云：“五更风，三月雨，惯作伤心别。”蟋蟀云：“偏与愁人作楚，细思量，甚事恰关卿。”白鹧鸪云：“露冷水晶屏，烟暖蓝田玉。料不夜珠边，长傍冰壶浴。”咏草云：“闺中陌上，到处欲断还匀。”金钱花云：“金风冷、留买一线斜阳，怎看秋贱。”白鹦鹉云：“便花田珠网携来，傍雕阑、向梨花闲睡。”诸如此例，不独传神写照，殆

欲追魂摄魄矣。於此道中，具有哪吒手段。

○咏物须取神

疏影横斜，月白风清等作，为诗人咏物极致。若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”，及李筠翁之“胜如茉莉，赛得荼縻”，刘叔拟“看来毕竟此花强，是欠些香”，岂非诗词一劫。程村尝云：“咏物不取形而取神，不用事而用意。”二语可谓简尽。

○雕组须不失天然

前辈谓史梅溪之句法，吴梦窗之字面，固是确论。尤须雕组而不失天然如“绿肥红瘦”、“宠柳娇花”，人工天巧，可称绝唱。若“柳腴花瘦，蝶凄蜂惨”，即工，亦巧匠琢山骨矣。

○明词趣浅

仆尝与苕文、伯玠、家兄西樵、子侧，共论明震川、荆川、鹿门、遵岩诸公之文，於唐宋大家，可谓肖子，然不及前人者，其趣浅也。尝试移以评伯温、公谨、升庵、元美诸公长短句，程村、金粟亦以为然。

○今人不能创调

唐无词，所歌皆计也。宋无曲，所歌皆词也。宋诸名家，要皆妙解丝肉，精于抑扬抗坠之间，故能意在笔先，声协字表。今人不解音律，勿论不能创调，即按谱徽词，亦格格有心手不相赴之病，欲与古人较工拙于毫，难矣。

○词与乐府同源

王陂初作北曲，自谓极工，徐召一老乐工问之，殊不见许。於是爽然自失，北面执弟子礼，以伶为师。久遂以曲擅天下。词曲虽不同，要亦不可尽作文字观，此词与乐府所以同源也。

○陆氏词旨论填词

陆氏词旨云：“对句好可得，起句好难得，收拾全藉出场。”三语尽填词之慨。

○陈大樽诗词温丽

陈大樽诗首尾温丽，湘真词亦然。然不善学者，镂金雕琼，正如土木被文绣耳。又或者断断格律，不失尺寸，都无生趣。譬若安车驷马，流连陌阡，殊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。

○卓珂月辑词统

卓珂月自负逸才，词统一书，采鉴别，大有廊清之力。乃其自运，去宋人门庑尚远，神韵兴象，都未梦见。

○云间数公词不涉南宋

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，崇神韵。然拘于方幅，泥于时代，不免为识者所少

。其于词，亦不欲涉南宋一笔，佳处在此，短处亦坐此。合肥乃备极才情，变化不测。娄东驱使南北史，澜翻泉涌，妥帖流丽，正是公歌行本色，要是独绝。不似流辈丐才奢稼轩，如宋初伶人谑馆职也。友人中，陈其年工哀艳之辞，彭金粟擅清华之体，董文友善写闺之致，邹程村独标广大之称，仆所云，近愧真长矣。

○婉约与豪放二派

张南湖论词派有二：一曰婉约，一曰豪放。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，豪放惟幼安称首，皆吾济南人，难乎为继矣。

○不可废宋词而宗唐

近日云间作者论词有云：“五季犹有唐风，入宋便开元曲，故专意小令，冀复古音，屏去宋调，庶防流失。”仆谓此论虽高，殊屡孟浪。废宋词而宗唐，废唐诗而宗汉魏，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，然则古今文章，一画足矣，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，不几几赘疣乎。

○诗词曲分界

或问诗词词曲分界，予曰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定非香奁诗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定非草堂词也。

○王秋涧词

王秋涧湖上乐四首，纯乎元曲，其佳句云：“新词澹似鹅黄酒。”豆叶黄亦是曲意，即元人一半儿也。